



往事如歌

周 明 / 著



求真出版社

往事如歌

周 明 / 著

求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往事如歌/周明著. —北京: 求真出版社, 2012. 8
ISBN 978 - 7 - 80258 - 183 - 8

I. ①往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7357 号

往事如歌

著 者: 周明

出版发行: 求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450 千字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58 - 183 - 8/I · 47

定 价: 36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019 83190223

销售热线: (010) 83190288 8319028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周明人与文的性格和风格

石 英

欲了解周明先生散文作品的素质、风格及其优长，就不能不略知他的经历、性格与非同一般的生活面。他籍属陕西关中地区一个人文风习丰厚的县份，地域文化对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。再加上大学生活期间文学艺术素质的养成，使得他在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京城工作。40多年来，他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、中国作协创联部和现代文学馆供职，担负了编辑工作和文学界组织工作的重任，发现和编选了许多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顶尖作品。在工作中自然接触了京城和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，乃至一些社会活动家，其中不乏如茅盾、巴金、冰心、艾青、臧克家，这样的文学泰斗和杰出前辈。在工作和创作实践中不仅历练了他的创作实力，而且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，提升了他的鉴赏品位，更独特的是，练达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创作的组织者和出色活动家的素质与才干。

当然也可以这样说，性格基因中灵活、智慧、热诚待人的突出特点是他作为一位活动家的必备条件；而长期从事京城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条件和经验，又促使他独具优长特点的形成。这一点，亦可谓周明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最本质的财富仍是他的作品。周明深谙此道，这些年来，他创作出版了20余部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体裁的作品，并以其鲜明的风格为人所注目。毋庸置疑，在此过程中作家付出的辛劳、倾注的心血是内行人所能理解的。不过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即善于发现自己，发现自身的所长和所短，而尽扬己之长，不说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亦可使可写之事烂熟于心，所表之意丰盈灵动，所施之笔墨游刃有余。可喜的是，周明在有意和不经意之间发现了此点，而且将其推向了一种和

谐自如的境界。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智慧，关于把握本身则是一种特具的能力。

这些年来，周明或因公务，或专为采访，与诸多名师人士、社会名流对坐恳谈，亲切问候文学耆宿于病榻之侧，乃至辗转海峡那边，寻访世纪著名人物。其情意融融、其音容笑貌、其沧桑感怀、其弦外之音，莫不使人读之恍如亲历，与作者感同身受，欣悦时不禁自笑，悲切时几欲唏嘘。几年前我读他的纪实散文《冰心与五个孩子》，至今难忘。文中写了冰心与北京崇文区五兄妹孤儿之间的深情，给人勾画出一非同寻常的境界。那种婉曲跌宕，那种朴质细微，那种真实而又富有诗意，可以说是达到了人性的极致，人生的至境。其实，关于五个孤儿的故事，我在那个时期读过非止三五，但像此篇如此独具的况味，如此感人至深者，还是别有差别。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的一方是冰心老人，这位具有玉洁般爱心、胸襟丰富宽容的女作家，对孤儿五兄妹的关切与挚爱自是非常。事情本身固然感人，加以周明以深切的笔触，不加虚饰的白描，极成功地状写出这一“人情流”的始末，形成了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。在这里，也不能不归之于作者的敏于捕捉，将个人的理解无声地融入字里行间，虽不大肆渲染而应胜一筹。

与上文相伯仲的佳篇，如《心中的玫瑰》，是写邓颖超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期待冰心大姐前来赏花的故事。原来，两位友情深厚的老人每当玫瑰盛开时，相偕赏花。文中极写主人的殷殷期待，客人的如约守信，真是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这便令人信服地感知：凡是真正具有大义爱心者，不论对方是极平凡的芸芸众生，还是重要人物甚至是国家领导人，都有一种平等的心地，真诚待人，体现出美好的人性，将人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展现于现实生活。作者的类似情文，其昭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某个或某些人之间的情谊，而在更广义的层次上升华至人生的理想境界。至少作品的客观思想是这样的。与冰心相关的主要文章还有《隔海相望的友情》等。

基于这种美好的人性，周明的关注点又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，目光投射到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，政治风云的跌宕，这些主要是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事人极典型地反映出来。在因公赴台期间，有感于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、国民党元老、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种种事迹，他写了一篇立意深广、感人肺腑的散文《望我故乡，望我大陆》。在文中，作者不能不吟诵这位老人痛断肝肠的哀歌：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

望我大陆。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。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……”周明与本诗作者同为陕西人，而于右任是新中国成立前被蒋介石集团裹胁无奈去台的。诗中表现出的这种人生的至痛，对两岸不能沟通、国家不能统一的至憾，周明显然产生了深深的共鸣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当今天下之利，自然是国家、民族之利，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；当今万世之名，自然是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，留芳青史，名扬万代。”这就是于右任先生生前谆谆嘱告的箴言的基本内涵，毫无疑义，任何由个人而表达的山河之恋，金瓯之痛，既是个人的，也是民族的，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振兴相映关照，其作品、其人生方能有奇崛之伟力。

于是这篇有分量的散文发表之后，又写成了另一篇访台归来的散文，是周明赴台期间对陈立夫先生的访谈记。这位陈先生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均较复杂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晚年也促进和平统一，此公还是一位长寿翁，于养生之道多有体悟。周明是在老人辞世前不久亲赴其寓所访问的，因此这篇访谈散文亦弥足珍贵。文中所叙情景、音容乃至当事人的性情都很清晰，可视可感性甚强。由于当事人经历、身份的独特，作家必须具有热诚的态度和恰如其分的应对，在这些方面，周明把握得都很好，因此读来十分舒服。

如上所述，这类散文不仅有充分的可读性和文学性，还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们皆以其视点、题材和与之相适应的笔致构成了周明散文园地的强势品种，但他的散文作品绝不仅限于此。仅就他近年来创作出版的散文集《山河永恋》和《雪落黄河》，便不难看出他在散文领域中的不断探索和在艺术表现上的可贵拓展。在这些对人生的美好倾诉、对祖国山河的真诚吟咏的数以百计的动人篇章中，作者无不以和谐的心态，平静的语调，善意祥和、流畅自然的笔触，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明丽的情景，一个个或一组组灵动的人物。无论是状写大自然的和谐、人文景观的内涵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融，还是人物命运中的悲喜忧戚，都跃然呈现出作者为人的格调和为文的风格。他总是以积极而友善的心态观照人生，去实现生活的真谛。他很看重柏杨的那句话：“人，如果没有爱心，只不过是只破锣。”但他在表达积极人生的主张时，往往不是剑拔弩张以状其势，仍然是诉之于和谐自如的笔调流泻出来，有时甚至就是以他平畅亲切的叙述方式闪露而出，让人在字里行间里去体会。也许正

因如此，周明很注重散文中的细节凸现，让细节来加强他的那种叙述方式。我以为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细节不仅对于小说，对散文甚至诗歌都是最出彩的“眼睛”。极端一点说，没有细节也就没有文学。

这里还要强调说一下周明散文的叙事风格，他一般都是娓娓道来，简洁而畅晓，偶尔也夹叙夹议，加以点化。他的“散文味”是融在表面上自然叙述之中的，读多了就会清晰无误地感知到。但须仔细品味，否则粗略滑过，便难以识其佳处，这是一种个性，一种功夫，当然成熟了便成为风格。

概括而言，这就是周明为人性格与为文风格的融合。

目 录

写尽人间情

- 我的心向着你们 / 2
- 茅盾先生二三事 / 5
- 难以忘却的记忆 / 8
- 境 界 / 11
- 冰心的晚年世界 / 13
- 九十五朵玫瑰 / 22
- 加 冕 / 24
- 冰心与五个孩子 / 27
- 冰心与她的教师之家 / 33
- 奇迹的冰心 / 37
- 远行的冰心 / 39
- 思念到永远 / 43
- 她留下无尽的爱心 / 45
- 巴金的梦 / 47
- 桑干河畔的记忆 / 54
- 徐迟与《哥德巴赫猜想》 / 57
- 插柳不叫春知道 / 63
- 泪洒山川难慰心 / 68
- 看望艾青 / 72
- 艾青：越过了时间的坚壁 / 74
- 生命之树长青 / 76
- 纪念王鲁彦先生 / 78
- 哲人虽去，著作永存 / 80
- 远行的冯牧 / 82
- 百年柔石 / 84
- 夙 愿 / 86
- 不懈耕耘笔 / 88
- 写意凤凰 / 90
- 以石为友 / 92
- 季羨林：若是批评，正是鞭策 / 94
- 陈立夫：期盼统一三十载 / 96
- 隔海相望的友情 / 99
- 隐隐青山见故乡 / 104
- 望我故乡，望我大陆 / 108
- 走近柏杨 / 110
- 新加坡的一个夜晚 / 113
- 在台北，看望罗兰 / 114
- 豪饮依旧 / 117
- 将军的心怀 / 119
- 巍巍远行 / 121
- 南充回眸 / 123
- 生命的追问 / 125



阳光伉俪的浪漫诗情 / 127

他从中原大地走来 / 129

黄河的歌者 / 132

严文井：没有讲完的童话 / 134

三访张秉贵的冰心老人 / 138

又见鄂尔多斯 / 141

感念曾妈妈 / 143

写尽人间情 / 146

画家宋亚平 / 147

情发于中 / 148

印象中的高占祥 / 149

为政为文两相妍 / 151

植根生活的沃土 / 153

自然之树常青 / 156

天地自有情 / 160

如诗如梦梅雪村 / 162

秦岭深处有秦洲 / 164

徐风印象 / 165

桥 梁 / 167

数千心语系于书

陕人的精气神 / 172

香在中南友谊花 / 174

我看杨黎光的报告文学 / 175

数千心语系于一书 / 178

为精彩的时代和生活放歌 / 180

叶梅散文创作中的人文精神 / 182

给人间以阳光与温暖 / 185

心灵的倾诉 / 187

君借缥缈长恨歌 / 189

《跪拜大地》随想 / 191

让《大棚之光》光照秦川 / 193

“天堂”神话 / 195

黑河在我心中 / 197

历史的追寻 / 199

萦绕非洲的思绪 / 201

生命的感悟 / 203

只为山河添新彩 / 205

张栓固的散文 / 207

光明的赞歌 / 209

民族复兴之路 中华振兴之魂 / 212

黄如论的传奇人生 / 215

完美人生征程路 / 217

为文之道 贵其情真 / 219

生命，比什么都重要 / 221

心中永远是个兵 / 223

粮食问题的有益启示 / 225

刘志学小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情怀 / 227

珍贵的《红色传奇》 / 229

《土街》不土 其实很“洋” / 231

旅途并不“慌忙” / 233

李玲修的质朴 / 235

中国诗坛的一缕新曙光 / 238

青春是美丽的 / 242

古都新城颂 / 244

跋涉者的历程 / 246

人类文明种子的播撒者 / 248

汨汨流淌的一道清泉 / 251
有一股人格的力量在流淌 / 253
《大国的较量》精彩华章 / 256
放情山水的张长怀 / 259
驰骋文苑业绩在 / 261
耕耘与收获 / 263

抹不去的故园情 / 265
好一幅陕北大美图 / 267
光的礼赞 / 269
徐风的紫砂情怀 / 271
沉重的唐山 / 273

放歌时代

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/ 276
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丰硕成果 / 282
夜“访”中南海 / 287
醉在茅台 / 292
一曲长恨书风情 / 296
和谐平塘 / 297
编辑部的老师们 / 299
胡同的岁月 / 302
干校小记 / 305
乌镇的风采 / 307
天上有风雨 人间有阳光 / 309
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/ 311
好地方还数咱定边 / 314
欢欢喜喜过新年 / 316
我与秦腔 / 318

闲坐小窗读万卷 / 321
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开发 / 323
复修涌泉寺佛殿记 / 326
笔端之上云飞扬 / 327
用视觉感悟人生 / 328
在线条中诞生的艺术创造 / 330
我观毛凯歌的画 / 337
漫谈永辉书法 / 339
揽尽关中民风 / 341
闻香下马 / 343
黄土高原上的大美大爱 / 345
最宝贵的才最有价值 / 347

后 记 / 349



写尽人间情

我的心向着你们

初夏，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，我到北京东城童大林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。一见面，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。谈话中，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。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，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；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，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，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、杰出的作家。

于是，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。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，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……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。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。

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，便向他们做了解释。不料，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：这些情况外面都不知道呀！你怎么不写出来呢？

是啊，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？我自己不是也曾经因此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吗！

深夜，回到家里，我着实睡不着觉了。于是我便在这夜深人静时，铺开了稿纸……

那是茅公逝世不几天的当儿，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数次又到了先生的家里。在同韦韬和小曼同志交谈中，对于先生生前没能知悉中央关于恢复先生党籍的决定，我深深表示惋惜。这时，韦韬和小曼深沉地说：是这样。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却一再交代我们，他的这两桩心愿，也就是那两封信，一定要在他死后上报中央和交给作家协会。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。这是意味深长的。

大家都还记得茅盾先生 1981 年是 3 月 27 日清晨辞世的。这两份遗书则是在 3 月 14 日，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，又清醒过来时笔录的。他说：“我还有两桩心事呢！”他要求守护在病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身，他要执笔写出来。儿子婉言告诉他说：“您已经不能动了，不便起身了。您心里有什么话要说，您说，我记下好啦。”

他老人家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于是他用极其微弱的、平静的、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声音，倾吐出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愿望。当韦韬笔录完毕，念给他听时，他点点头，执意要求儿子扶他起身。这时，他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，郑重地分别在两封信上签署了沈雁冰、茅盾五个大字。这是先生最后的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个签名啊！他在致中共中

央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：

亲爱的同志们，我自知病将不起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的心向着你们。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，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，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，功过是非。如蒙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，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！

另一封信是致中国作家协会的，他宣布捐献25万元稿费，愿为发展和奖励长篇小说创作助力。

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，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！

不论是谁，读到这两封遗书，对于先生的为人，都会更加崇敬、更加热爱。

那么，究竟为什么他不许在他生前交出这两封信呢？

据韦韬和小曼同志介绍，去年夏天，当先生病重住在医院时，曾几位老人来看望他，向他提及希望他考虑申请入党的事。他呢，极为严肃而郑重地说：“我是在党的，早期困难时入党，并同党一起度过了困难的，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，就不必再提这个问题，去和党分享荣誉了。”后来，韦韬同志和他谈心时，曾提到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严重破坏，现在许多年轻人争取入党的观念淡漠了，没有这个追求了，产生了信仰危机。他听了，疑虑地问：“唔，有这么回事？”韦韬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而后，突然郑重地告诉韦韬：“如是这样，那我现在倒是要考虑申请入党的事。”从此，他多年的心愿又萌发在心头。

至于捐献稿费，那也是在去年秋天先生又一次病倒时，他经过考虑，征询了儿子和儿媳的意见后决定的。为什么偏偏要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呢？先生目睹文艺界现状，曾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近几年来，中短篇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，长篇小说相比之下，就不免还有一些距离。”他认为要深刻反映一个时代，没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不行的。先生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寄予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期望啊！这对于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工作的同志，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。

“我的心向着你们！”——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心声哪！的确，先生自从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后，虽然在1928年后他失去了同党的组织关系，然而他此后几十年却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。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过恢复组织生活的事，而由于当时多种的原因未能如愿，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指导自己的行动。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，他的心也飞向了延安！1940年5月底，他曾携带全家老小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，到达延安。当时他是准备长住下去的。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他如是在“蒋管区”，可以发挥更大作用，可以更好地为党做工作，才又动员他离开延安，回到“蒋管区”去。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安排，却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延安（女儿沈霞后来不幸在延安病逝）。他曾先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

“陪都”重庆和香港、上海等地，直到全国解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曾考虑安排他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。他恳切地向周总理提出：“我是个作家，希望不要担任行政职务。”总理认为他的意见对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，中央还是决定任命他担任文化部部长。当毛主席和周总理找他谈话并同他商量时，他服从大局，听从党的安排，牺牲自己的创作，欣然出任了文化部部长。同时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许多繁重的职务，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呕心沥血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！

他终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奋斗的精神，将在中华大地永存，将在亿万人民心中永存，并将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发扬光大。

“我的心向着你们！”啊，我仿佛又见到了面容慈祥、亲切的先生，又听到了先生那言辞委婉、恳切的谈话。令人热爱，令人崇敬的茅盾先生，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茅盾先生二三事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文化部长、中国文联名誉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，于1981年3月以85岁高龄辞世，如今已过去28年。然而先生杰出的著作传世，精神永在，风范永存。

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但接触较多，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“文革”之后，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的1976年以来，因工作关系，我常常去拜访先生，求教于先生。当然，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，一个后生晚辈，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。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，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。

我记得，在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革”之后，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，后经毛主席批准，《人民文学》几经波折，终得以复刊。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，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，带了五本刊物，给茅盾先生送去。他一见高兴极啦！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，爱不释手，他兴奋地说：“喏，我还是《人民文学》第一任主编呢！”他见复刊号的《人民文学》封面字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，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，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。他说，1949年《人民文学》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呢。

这时，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他说，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7、8月间，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、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。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——《人民文学》。创刊号编辑出来后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，请他题写封面字。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。

听到这意外的信息，我喜出望外，便冒昧询问先生：“那封信还在吗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”

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：“在，在。我珍藏在身边呢。”说毕，他转身走进卧室，不大一会儿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。我接过一看，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。信的内容是：

雁冰兄：示悉。写了一句话，作为题词，未知可用否？封面宜由兄写，或请沫若兄写，不宜要我写。

毛泽东

九月二十三日



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。信中所说的“写一句话”，即后来一直被文艺界广泛刊用的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的题词。

读着这封信，我感到格外亲切，因为它是关于《人民文学》的。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，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！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？

先生慨然应允，但却认真提出：“只不过，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。”我一口答应了。带回编辑部后，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，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。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，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“中国照相馆”翻拍了下来，留下底片，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。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。

这一切，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。

此后，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。每次去，我总是见先生在伏案写作，那么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很令人感动。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，剥夺他的宝贵光阴，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。可是，遇到他精神好时，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，要我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，近来出了哪些好作品，有些什么新作者，创作中有什么问题，等等。他十分关心创作，关心文学事业，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。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，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，他大体上都翻看的。我发现，他在交给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、稿上，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，有的他还亲笔批示：请处理。请参考。可见他仔细看了，并且注意到了信、稿中所涉及的问题。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欢欣鼓舞，精神焕发。当时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！1977年10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，他欣然应允了，并做了认真准备。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，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，以及哪些作家参加，谈些什么问题，与会作家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的情况，等等。之后，他于10月22日下午，来到东城礼士胡同54号，会见了与会作者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他说：“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。听到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。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，只有在打倒‘四人帮’之后，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。这次座谈会，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；小说家而外，有诗人、有评论家，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，卓有贡献，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。现在共聚一堂，畅谈心得，交流经验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，产生重大影响。我以文坛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，躬逢其盛，能向各位学习，不但兴奋，并且感到荣幸。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‘四人帮’的残酷迫害，现在云开日出，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……”

在讲话中，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，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“百家争鸣”。短篇小说要短而精。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，发表了宝贵的意见。他最后谦逊地说：“我所讲的，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。”

到了年底，12月31日的上午，他又应邀出席了《人民文学》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。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，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好，但步履艰难多了。当他走进会场，全场热烈鼓掌欢迎。他即席讲了话，动情地说：“今天我很兴奋，也很愉快。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。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，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。‘四人帮’却不承认我们，连中国文联也不承认。不承认我们，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决定。所以今天，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。”他不无激动地回忆说：“第一次文化大会，是1949年开的。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，周总理也讲了话。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，主席是郭沫若，两个副主席：一个是周扬同志，一个就是我。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，直到‘四人帮’上台那个时候……‘四人帮’把我们当敌人，一棍子打死，提出要砸烂文联、作协，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……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，这件事情，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，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工作的发展，以对贯彻‘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’方针是有利的，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……还有，要恢复刊物。《人民文学》虽然已经恢复了。比方《文艺报》，也应该恢复……”

这些话，现在我们看来，也许并不感觉到它有多大分量，可在当时，这是在放“炮”啊！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量。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，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。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！

此后，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：1978年5月27日-6月5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，1979年9月11日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。他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，付出了宝贵的心血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，那时，茅盾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《我走过的道路》。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，是非常迫切、艰巨的任务。

在中国现代作家中，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，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。他以文学为武器，为党的事业，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尽管后来失去组织关系，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。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坚定的信念，因而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，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：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，捐出25万元稿费，建议设立长篇小说奖，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；二是致信党中央，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并且自豪地宣称：如蒙追认，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！

1981年3月31日，党中央决定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，党龄从1921年算起。